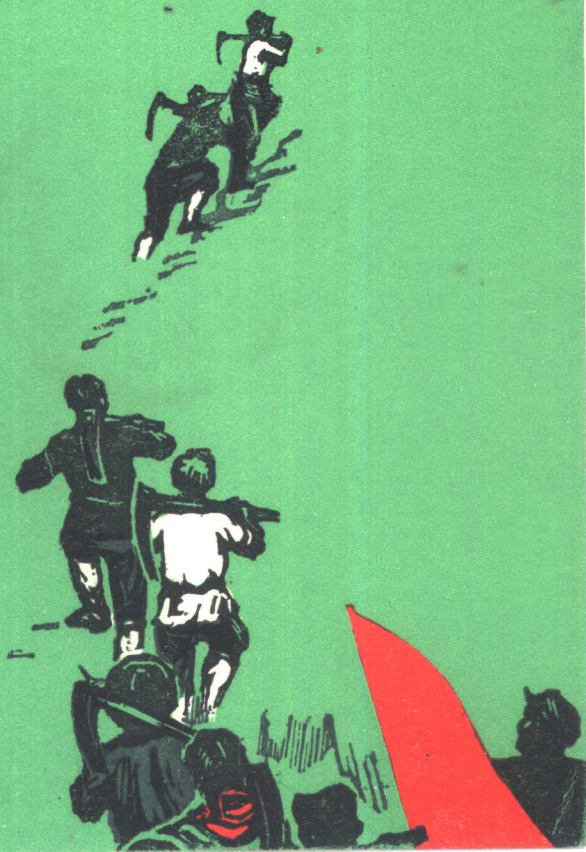


百丈岭

绍 闯





2 038 0500 7

百丈岭

绍 闽



077215

浙江人民出版社



百 丈 岭

绍 兴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1/4

1976年4月第一版

197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103·45

定 价：0.78 元

（封面设计：赵延年）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六五年春夏之交。浙东山区百丈岭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王水根的带领下，坚决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决心走大寨之路。他们不仅向大自然开战，更重要的是向阶级敌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开战。全书围绕着建筑高山水库这一中心事件，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搏斗，终于取得了农业学大寨的初步胜利。

小说塑造了王水根、李朝华、赵玲玲、大坤伯、五三叔等英雄人物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的无比威力。小说语言朴素生动，具有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

目 次

一	战斗在召唤·····	(1)
二	“马上就能见效”·····	(12)
三	两路心思·····	(21)
四	山棚夜话·····	(33)
五	群众的心愿·····	(47)
六	石虎山上·····	(59)
七	青龙口探水·····	(70)
八	人往高处走·····	(81)
九	测量·····	(95)
十	你追我赶·····	(106)
十 一	煽风点火·····	(123)
十 二	这条路走不通·····	(133)
十 三	迎着困难上·····	(141)
十 四	“母鸡孵小鸡”·····	(148)
十 五	家庭风波·····	(156)
十 六	在李小虎睡着的时候·····	(168)
十 七	“群众来信”·····	(178)
十 八	一家人·····	(189)
十 九	雪夜·····	(200)
二 十	五支松木·····	(210)
二十一	申请批树·····	(217)

二十二	在公社里·····	(227)
二十三	大枫树下·····	(235)
二十四	心明眼亮·····	(242)
二十五	事情没有完结·····	(251)
二十六	夜堵险口·····	(258)
二十七	如意算盘·····	(270)
二十八	问题就在这里·····	(287)
二十九	寻根究底·····	(302)
三十	两队之间·····	(317)
三十一	探病·····	(333)
三十二	水落石出·····	(344)
三十三	尾声·····	(351)
后 记 ·····		(355)

一 战斗在召唤

一九六四年农历十月初一这天，是青龙镇五天一逢的集市。这个南挨会稽山脚、北邻平原水乡的山村小镇，虽说街镇范围并不大，但沿街店面倒不少。特别是近年来，在街的中段新造了几幢楼房，将日用百货、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等主要商店，都迁进这些“新居”里，油漆全新的橱窗内陈列着各色货物样品，琳琅满目，给山村小镇添了不少新气象。

每逢集市，不用说，这里就显得更加热闹了。一条条山道上，人们拉着装得满满的手车，挑着沉甸甸的箩担，拎着鱼桶虾篮，有说有笑地将各色山里土货、瓜菜杂粮、家禽野味，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把几条用石板铺砌成的街道挤得满满的。太阳快当顶了，街头弄口更是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笑语喧哗。面街的店堂里，全都挤满了选购物品的顾客。在喧闹的人声中，间或夹杂着拖音很长的叫卖声：“火热的烧饼——油条”、“蜜甜的团子——印糕”。

中午十二点光景，在一条通往青龙镇西街口的上坡路上，一前一后走来两个人。一个左肩头挂着一只学生上学用的小书包，一个右肩背一只褪了色的黄背包，都是装得鼓鼓的。

背书包的是个三十上下的中年人，一副地道的山区农民装束：一顶乌毡帽盖住了一头粗硬的短发，细柳条布缝成的大汗巾，缚在对襟罩衣外面，将粗壮的腰身扎得很紧，脚上穿一双大鼻头簪壳草鞋，高筒子白布山袜，把裤脚管套在里边。他是青龙山公社百丈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名叫王水根。此刻，只听得他那沉着有力的里山口音在回响着：“这次会议对我的教育确实是深刻。跟大寨大队比比，伢^①百丈岭差得实在太远啦，可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老周，这几天，我越想越睡不安稳。”

走在王水根身后的老周，年纪四十开外，是青龙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名叫周振。一路上，他们已经推心置腹地谈了好多。这时，他深有同感地接口说：“确实，多想想，对我们帮助越大，心胸也越亮堂。水根，你刚才谈的初步打算，我看蛮好。学大寨，就是要树立这种山山水水重安排的雄心壮志。”

“大寨贫下中农已经做出了样子，伢也一定要迎头赶上去。”王水根走得热起来了，解开了衣襟，抹了一把汗，继续说，“我也想过，真正动手干起来，困难肯定不会少，总有几场戏好唱！”

周振笑着点点头：“嗯，是要想得深一点。有困难，就要敢于斗，你们百丈岭不就是斗过来的嘛。”

“是的，这些年来，伢百丈岭是经历了多次斗争的。”王水根回想起过去那一幕幕斗争场景：初解放时的百丈岭，山，是癞头岩皮山，地，是乱石荒草地，一阵大雨白茫茫，三天无雨地冒烟；而如今的百丈岭，癞头山上新茶香，荒草地里禾苗壮，社员生活年年有提高，集体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都是广大群众和干部不断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斗出来的！斗争得来的成果，也只有用斗争来巩固它、发展它！想到这里，他激动地接过

① 伢：我们。

周振的话头，说：“但是，伢斗得还不够有力。这次，伢一定要学习大寨人的样子，干部带头斗，进一步发动群众斗，斗得资本主义象过街的老鼠，斗得社会主义更加兴旺发达！”

“对，水根，在农村这块阵地上，一定要牢牢树立起贫下中农的优势，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一冒头，就把它压下去，这样，社会主义阵脚就牢靠！”周振深情地望望王水根，用力挥动着握得铁紧的拳头，说，“我们就是要象大寨大队那样，一天也不忘记社会主义革命，一天也不放松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王水根浑身热乎乎的，边走边重复着说：“是呀，毛主席已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确确实实，伢一天都不能放松斗争哪！”

尽管他们天不亮从县城动身，一口气赶了近七十里路，却越走劲头越高，越谈心情越激动。

昨天晚上，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结束后，王水根连县绍剧团慰问演出也顾不上去观看。当周振和公社的另一位领导人姚吉祥去县委办公室汇报本公社今后工作意见后，他便独自蹲在招待所里，把五天来的会议精神重温了一遍，并反复思考着回村后的打算。他恨不得长出一对翅膀来，马上飞回百里路外的青龙山区，把“农业学大寨”这颗种子，撒到百丈岭大队干部、社员的心田里，让她尽快地扎下深根。

周振和姚吉祥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十一点了。王水根还没有睡，一见两位公社领导进门来，他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伢是不是连夜走回去？明天就可以……”

周振笑着打断了王水根的话头：“我知道你坐不住、睡不安了。不过，翻山越岭摸黑赶百把里路，我不同意。”

“用不着这样急，贯彻会议精神，也不在乎一、两天时间，还是明天乘车搭船回去吧。”姚吉祥说得更干脆。他是公社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不久前，公社党委书记老洪去参加点上的四清工作

队，眼下，公社里的日常工作由姚吉祥在主持。

“既然这样，那末明天赶个早行不行？”王水根又说。

“好吧！练练腿劲。老姚，你看呢？”周振知道王水根的心思，同意了。

“那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点事情要办一下。”姚吉祥谢绝了。

王水根所以要坚持步行赶回去，自有他的道理。从县城到青龙镇，交通不太方便：先是要乘早上七点十分的头班汽车，而且只能搭二十里路，中间必须坐等三个小时，再换乘近三十里路的双槽埠船，到了望山亭埠头，还要走四十里，三转四回的足足要花一天时间，不到深黄昏，就别想赶回百丈岭村。而抄小路步行，至少可以缩短二十里光景，天不亮动身，走快些，午饭边就能到公社所在地青龙镇了。既省了车费，又少花半天路途时间，更可以早些把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战斗号令带给社员们；同时，一路走，一路还可以充充裕裕地同公社领导谈谈思想，摆摆打算，商量商量工作，真是一举数得。

这样，王水根和周振天不亮就起身上路了。他们到青龙镇正是中午兴市的时候。周振拉了拉王水根的衣角：“先到公社里加点油，再回百丈岭去。”

“不用，我这里还有早上吃剩的干粮哩！”王水根拍拍书包说。

“好吧！”周振紧紧握住王水根那双长满厚茧的手，说，“回去大胆放手的干！在学大寨运动中，我相信百丈岭大队一定能更上一层楼的。”说实在的，要不是自己落实在建湖大队蹲点，周振真想扎到百丈岭上，同王水根他们一道大干一场。

王水根那张黑里透红的脸盘上，充满了坚毅刚强的神色，他深情地点点头，转身走了。

周振见王水根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了，才回到公社里。

王水根穿过赶集的人群，一拐两弯，就进了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不一刻，便挑着满盛油饼的箩担出来了。

平时，每每到青龙镇上来开会或办什么事情，王水根总要一担出一担进的挑些东西，为队里省点脚力，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了。今天从县城开会回来，也照例不肯徒手而回。那天离村时，他曾听大坤伯说起过，这几天供销社到了一批油饼，就去问了一声，果然，百丈岭林牧队的一百二十斤计划数还没挑走，他就借了竹箩扁担，捎带着回村了。

当王水根走到一条弄堂口，便隐约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

“你的事我有数了。我这个人生来就是这个脾气，鸡娘孵鸭，爱管闲事。”这是下百丈村四队会计刘阿六的声音。

“哪里，阿六会计向来喜欢帮衬别人的。”说话的是一个麻脸中年男人，但见他拎着鱼桶虾篮，猜想是从平原水乡前来赶集的。

“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有空仝一起呷两盅。”刘阿六说着，轻轻推了对方一把，算是告别。当他转过脸来，发现王水根，便满脸堆笑地打起招呼：“哎呀，水根书记，这么早就回来啦？这回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吧？”

“有啊，毛主席发出战斗号令，号召农业学大寨！”王水根今天遇到第一个本队人，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噢，那好啊。这大寨是怎么回事呢？”刘阿六又问了一句。

“详细情况回去还要传达学习，一时也讲不清楚。”王水根惦记着大队里的工作，尤其是扩种春粮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对即将开展的学大寨运动，有密切关系。他问了句：“阿六，队里麦子种得怎么样了？”

“麦子嘛，该种的都种上了。听说一队还拖点尾巴。仨四队里，金木队长都安排妥帖了。”

刘阿六一说，倒使王水根有点不解起来。他记得很清楚，自己上县城开会时，分明是一队的进度最快，怎么反而拖起尾巴来了？是一队队长李朝华抓得不紧呢，还是队里赵富荣等个别社员又冒出了不愿多种春粮的思想情绪？他又想起了四队，在落实扩种春粮计划时，四队队长钱金木多少还有点思想疙瘩的，现在竟赶到一队前头了！可能是他思想转过弯来了，这也说不定。想到这里，王水根又问刘阿六：“一队还差多少没种上？”

“这个嘛，我不太灵清。”刘阿六摇摇头。他想了下，又说：“朝华不在家，我是听奎主任说的。”

“朝华到哪里去了？”

“不清楚。”

“你们四队总共种了多少春粮？”

“种了……”刘阿六一时答不上来，他搔搔头皮，又扳起手指算了算，“大概十亩多些……”

王水根一见刘阿六吞吞吐吐这副神态，心知其中有些蹊跷，他又想，反正自己就要回到大队去了，很快就能弄清底细的，也没再寻根究底的追问下去。只是笑着说：“阿六，队里种了几亩麦子，当会计的应该心中有数嘛！”

刘阿六脸一红，忙说：“这两天，我一直忙着拨算盘珠，编造仨四队的年终分配方案，种春粮的事，都是金木和奎主任在管账。当然，我没把数字统计好，也有责任。”

“今年遭了秋旱，分配上有啥困难吗？”王水根也顺着转了话题。

“减了点产，对分配多少有点影响。不过，想来问题也不大。”刘阿六边说边挪步，“水根书记，你很忙，我不耽搁你的工夫了。”

说完招招手，匆匆走了。王水根见刘阿六甩手走了，他也挑起箩担，咯吱咯吱地跑开了。穿过镇中心，转向南街，又碰见了一队社员赵富荣。

赵富荣是来卖小猪的，这时有人来挑选他的花斑小猪了。赵富荣忙笑脸相迎，拎起小猪的后脚，缚了一把浸足了水的稻草，挂到秤钩上，打起秤花，得意地高唱起来：“喏——这位阿弟有眼力，挑了只好肉猪，也要好看些，算九斤六两好哉。”

不料，花斑小猪不老实，在秤钩上拚命挣扎，吱吱咕咕几声叫，挣脱了后脚上的稻草，一落地，就往人缝里钻去。

“啊，我的小猪……”赵富荣放下提秤，着急地喊了起来。

“富荣叔，不可急。”刚歇好担子的王水根，已把小猪柯住了。

赵富荣十分感激：“水根，多亏了你。”他把小猪交给买主后，点清了钱，藏在贴里的布衫袋里，然后搭讪着说：“听伢阿牛说，你到县里开会去了，怎么也来赶集啦？”

“会开完了，工作木佬佬^①，还能呆在城里？”王水根对他笑笑。

“水根，你在县里开啥会？是不是又有啥新花头了？”赵富荣盯着王水根，很想探听一下这个会议是否与己有关。

“不是新花头，是新精神。告诉你老叔，毛主席又发出新的战斗号令了！这一下，伢百丈岭的面貌要发生大变化啦！”

“那伢今年短缺的一些粮食，上头一定也帮伢解决了。”这是赵富荣近来最关心的一桩大事体。

“不是拨给伢几斤现成粮食，是教给伢一个不再吃供应粮的好办法：向大寨人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多作出贡献来！”王水根想起刚才刘阿六的话，又问：“富荣叔，听说一队的

^① 木佬佬：多的意思。

麦子还没有种完？”

“谁说的？”赵富荣有点不乐意，“计划数早都种足了。唉，只怪你队长贪心不足，有了五谷想六谷，硬要再多种些，还特地跑到邻县去换什么新品种，弄得你社员忙煞。人家四队多少实惠，要是朝华也象金木那样，就好啦。唉……我担心……噢，你这位同志是柯小猪的吧？好，来哉。”

虽然几句话，王水根却听出了一些眉目。他看看天色，与赵富荣打了个招呼，便挑起担子走了。

出了街尾，路上行人稀少了，王水根步子越跨越大，好象肩上这副油饼重担，不过是两捆称不起分量的稻草。他在岔路口换了一下肩，没再歇歇脚，沿着渐渐升高的上坡路，一口气直奔百丈岭。

原来，这条百丈岭，是青龙镇到百丈岭大队去的必经之路。岭的东端，紧连着海拔七百多米的青龙山；岭的西侧，又跟另一座巍峨的石虎山挽着臂膀。这两山一岭，组成一个合抱的架势，将百丈岭大队的两个自然村——上百丈和下百丈环抱在中间。从青龙镇到岭脚，有十五、六里光景，现在已修成能同时通过两辆手拉车的大路，同另一条通往平原去的狭小的斜坡路，在岭脚形成一个八字形。从岭脚到岭顶，要跨上近千个石阶，翻过岭头，再走四里半盘山路，就可到达上百丈村了。

此刻，王水根已跨过七百多个石阶了。他脸不红，气不粗，腿不软，越往上跨越有劲。

“加油哇！冲呀！”在离岭顶不到一百个石阶时，突然，一个粗嗓门象敲铜锣般地在他的身后响开了。

一听声音，王水根就知道：这人就是大队党支部委员、三年前复员回来的一队队长李朝华。

“水根哥，会开完啦？一去这么多天，我当你要在县里过年

了哩。”李朝华是从另一条山路里横穿过来的，肩上也挑着一担东西，他紧随在王水根身后，说笑着一起向岭顶攀登。

“朝华，你是到黎明大队换良种麦籽去的吧？”

李朝华点点头，惊奇地说：“你是生了顺风耳，还是长着千里眼？我人刚上岭，麦种还挑在肩上，你已掌握情报了！”

“好事情嘛，还怕泄漏机密？”王水根笑着说。

太阳在百丈岭上空洒下一片金光，把两张黑脸庞映得红通通，亮晶晶。李朝华朝岭头那座凉亭指了指：“歇一下再走吧。”这个急性子的汉子想马上听听新精神，受教育。

王水根看出了李朝华的心思，点了点头。

他们卸下担子，在凉亭的石板凳上坐了下来。

“水根哥，吹吹风吧！上头又有什么新的战斗任务？”

“有呀，是一场越打越想打、越打劲头越高的硬仗！”

“你快说说，到底是什么硬仗？”李朝华迫不及待地紧催着王水根。

“看你急的。”王水根眼里闪着光，脸上洋溢着喜气，沉着而充满激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新号令，号召仿象大寨人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学大寨？是不是前几个月《人民日报》上登的那个大寨？”李朝华觉得很新鲜，也很亲切，可他一时又不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水根哥，你说详细点，这个学大寨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水根就把大寨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闹革命，自力更生闯奇迹，以及三战狼窝掌等许多动人事迹，加上自己的体会，向李朝华说了一遍。

“嗨，大寨贫下中农真是硬骨头，太好啦！”李朝华听了，不禁喜形于色地叫起好来。

“俗话说，山外青山天外天，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开阔了眼界。朝华，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大寨能办到的，为啥没有办到？千句并一句，就是缺少大寨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这次，你一定要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在毛主席指明的大道上，大步不停地朝前走，走到底！”

“对！毛主席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一个心眼干到底！”象当年在部队里得到作战命令那样，李朝华恨不得立即去冲锋陷阵。

决心把百丈岭山山水水重安排的王水根，对李朝华这种坚决果断的战斗作风感到满意，但是他知道，农业学大寨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要和自己的战友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王水根站在岭顶，望着眼前的山水田园，不禁思潮翻滚起来。

遥遥相对的青龙山和石虎山上，这几年培育起来的松杉林，尽管也算葱郁青翠，却还不能将全部山坡岭头覆盖住；四季常青的毛竹林，东一块，西一块，要使它连成片，还须花更大的心血；那些长满伞形茶蓬的茶园里，象铺盖着一条条墨绿色大地毯，长势是喜人的，这是前几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但当他的眼光扫过蜿蜒流过村子的石虎溪时，眉头便结起了大疙瘩。

说起来，百丈岭的自然条件，跟大寨相比，不知好上多少倍。可是，今年一场秋旱，石虎溪干涸了，小水库底朝了天，山塘裂开了缝，结果，秋粮减了产，有人提出又要吃国家供应粮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暴露出了百丈岭的一个致命弱点：农田水利建设还远远没有抓好！

其实，对于改变百丈岭水利落后面貌这个问题，王水根也是有打算的。可是，由于干部思想不统一，争了几年都没有干成。这次，他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受到了莫大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彻底改变百丈岭旧面貌的信心。要干、要革命的念头，在王

水根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子。

王水根想到这里，便指着青龙山上的一个山岙，坚定、沉着地对李朝华说：“骨头拣硬的啃！农业学大寨这一仗，就从这里打起！”

“对，把青龙岙的水库造起来，把盘山渠道开出来，轰轰烈烈干它一场！”李朝华兴奋地攥紧了拳头。

“干起来，兜兜绊绊的事情一定不会少。朝华，伡思想上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要不，临时乱了套，可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这场仗再难打，伡也不怕，就是掉一身肉，也要下定决心打到底！”李朝华热乎乎地说。

“好吧，天色不早了，回去再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王水根说着，站起身，挑起李朝华那副担子，甩开大步就跑。

“喂，水根哥，你把担子挑错了！”等李朝华发觉，王水根已走出几丈远。

“重担子大家挑挑嘛。”

“你等一等，我还有事情……”

“有事情回去再说吧。”王水根连头也没回，越走越快了。

“好吧，等追上了，我再跟你算账！”李朝华一挺腰，挑起那副油饼担子，迈开阔步，紧紧地向王水根追了上去。